

1938年1月13日,日军12军59师团伊黑大队占领高密城后,高密便成了日军南北、东西扫荡的集结地。日军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,按照参谋本部的指示,在高密设立了慰安所,强征和抓抢部分日、韩、朝妇女充当慰安妇。1940年以后,日军企图消灭山东抗日武装力量,在高密大量集结兵力,慰安妇不足,就抓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,对中国妇女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,犯下了滔天罪行。时过七十多年,知情人至今都不愿提及,致使高密慰安所情况一直鲜为人知。

走进档案

2014年国际档案日专题

日军慰安妇制度起源于1917年的日俄战争,日军占领西伯利亚后,对俄国妇女大肆施暴,淋病、梅毒等性病迅速在军中蔓延,日军战斗力受到削弱。同时,日军在占领区奸淫妇女的兽行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。日军病情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反馈到日本国内,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后果,于是,日本政府指示日军参谋本部,凡是日本机关驻地都要设立慰安所,在军队中配备慰安妇,统一由军队管理。日军认为,如此可以提高军队战斗力,于是慰安妇制度开始了它罪恶的历史。

高密是日军占领较早的受害区之一,也是日军设立慰安所较早的县份。伊黑部队占领高密城后,随军日侨商人汉川夫妇和另一日侨商人,从日本、朝鲜、韩国连征带抓一批17-25岁的年轻妇女来到高密,建立了第一个慰安所。据葛家庄77岁的单姓老人回忆:日军慰安所开始设立在高密城草堂(现在的东风商场附近),是一处四合院,有日、韩、朝青年妇女40余人,其管理内部由汉川负责,外部由日本宪兵队警卫。过了一段时间,随着日军兵力在高密增多,

高密也曾有过“慰安所”

□李淑芳



高密慰安所旧址

慰安所又迁到火车站南街路北一个大院内,这个大院落后有五排房子,大约有近百间,慰安所门楼上写有汉川的名字。不久,日军又在车站南街路南新建了另一处慰安所,有中国慰安妇八九人。据醴泉街道北大王庄村89岁的董姓老人回忆,两处慰安所有100多名日本、朝鲜、韩国和中国女人,每到节假日或晚上,大批日军进进出出,门口都有日本兵站岗。尤其日军大部队(千余人)来到高密城后,慰安所院内夜夜灯

火通明,鬼子排着队进进出出。这个慰安所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。

1941年,日军进攻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,大批日军涌入高密,慰安妇严重不足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日军在汉奸配合下,在周围县区杀人放火抢抓妇女。由于日军太多,抓的妇女不够,就通过伪县政府霸占了高密当时三处妓院。据老人回忆:三处妓院的位置,一处位于当时高密城北关狮子口,即现在的水产公司院

内,日军来之前叫长春院,日军霸占后改为联合班;另一处是在老县政府东边二巷,一排五间房;第三处是东关商业街戏院对面,叫“藏春院”。

充当慰安妇的妇女有的因不堪日军的凌辱和长时间摧残而自杀,有的被日军活活打砸打死,甚至拉到车站南坟场活埋或用木柴加上油烧掉。日军投降时,她们活下来的没有几人。

1943年以后,日军四处扫荡的次数越来越多,同时,在高密集中兵力的时间也越来越长。两个慰安所和三处妓院已不能满足要求,日军命令伪军搜索队到处抓青年妇女。伪县政府曾命令伪商会对乡下,四处购买和强抓年轻女子。这部分妇女,究竟抓了多少,买了多少,由于当事人和知情人都已作古,无人知晓。

日军在高密建立慰安所,抓中国和其他国家妇女充当慰安妇,是一种有组织、有计划、制度化的暴力行为。历史不能忘记,日军犯下的罪行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谴责。

(高密市档案馆提供)

【民间记忆】

夏圣之:桑农世家 “乐善堂”的创始人

□夏元道

夏圣之老先生,当年是威海环翠区江家口村桑农世家“乐善堂”的创建者和种桑养蚕的传承人。他的祖屋与我家只有一墙之隔,是我爷爷夏廷藩的好友,我称他二大爷。从我三岁起,他接受爷爷委托担当我的启蒙老师,对我尽心尽力,却分文不收。我不仅可以随意跑到他身边玩耍,而且,经常特许参观他的“三无”(无声、无言、无茵)蚕房。老先生的做人观、财富观、宠物观和生死观,给我留下一生难忘的深刻记忆。

老先生七八岁丧父,在爷爷景安和母亲的培育下成长,因家贫只读了几年书,但自小养成了好学和独立思考的好习惯,还掌握了养蚕、养蜂、养奶牛“三大宝业”的养殖经验。他首先继承祖业,利用蚕茧业产出价值高、资金周转快的优势,逐步扩大再生产,年年有盈余,先后购置了近百亩土地,把养蚕业和农业都办得红红火火,二十多口人的“乐善堂”人丁兴旺,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家庭。

对农村脱贫致富问题,老先生在当年就有自己的独特见解。他曾说过:“从我的经验来看,农村单靠种田收粮,不能走出贫困,只有发展相应的养殖业和畜牧业,相互配套发展,才能有钱又有粮。”

老先生为什么一生酷爱种桑养蚕呢?小时候他曾对我说:“年幼丧父后,爷爷和母亲待我都挺好,但他们不能替代我失去的父爱,因此性格变得有点孤僻……蚕儿是我的宝贝,它能为我带来愉快,创造财富。我最爱蚕儿的清静气质,蚕儿刚孵化出来极为幼弱,死亡率很高,需要日夜悉心照料。看起来它十分从容安静,却生来胆小娇气:如遇嘈杂声响就会到处乱爬,如遇不洁桑叶会拒食;遇到强光或刮风,也会表现不安。蚕儿这些习性,要求饲养人员悉心观察,轻手轻脚地耐心伺候,做到一丝不苟。所以,在这‘无声、无言、无茵’的昆虫世界里,每时每刻都在磨练饲养人的意志和性格。”看来,老先生将蚕房比作了修身的无声学校。对蚕儿的灵气,老先生颇有领悟地说:“蚕儿虽小但很有灵气,它没有语言,却会分辨人们的言语声和脚步声。蚕儿渡过幼苗困难期,才能逐步健壮成长,这个过程要经历四次休眠,不吃不动,蜕壳换装;然后爬上预置的树枝,选好它满意的位置,开始做茧,同时净身,排除多余体液,期待来年再为人类谋幸福。”

大概是全面抗战的上世纪40年代初,夏老先生因肺病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,享年68岁。就在重病弥留期间,他又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改革壮举。有一天,他精神甚好,就召集了一次家庭主要成员会议。他手持遗嘱,正式宣布他的后事要约法三章,并要求子女签名照此办理。遗嘱是这样拟写的:“一、不许对任何人泄露我的病危和逝世的消息;不许啼哭,不许烧香纸祭拜,不许穿着孝服,不许挂灵幡,不接任何人的奔丧。总之,不许为我打扰任何人。如有人寻问我的去向,你们就答:他驾鹤西去了!听不懂的,可以多说两遍。二、不许为我化妆修身。只要为我更换一身干净的旧衣裳,再买两丈白布把我裹起来即可,让我干干净净地离开人世。三、不许购置棺材和随葬物品;只要在自家田头挖个深坑,将我下葬深埋即可,不必与老大大合葬;只许两个儿子到墓地送别(老三身体欠佳不去);不许修坟,不许立碑。”据说,夏老先生作为地道的胶东人,他的独特改革做法还曾被当年的《大众日报》做过报道,成为佳话广为流传。

夏老先生出殡那天,正值金秋时节,天高气爽,风和日丽,我们那个山村分外祥和安静。村民却不知在这美好的时光里,一位既平凡又不寻常的桑农世家的老人驾鹤西去。我当时正在街上玩耍,有幸到老先生的四人殡葬队伍和一辆下田马车行了注目礼,如若不是特许二儿子济民穿着孝服,这个队伍的性质就很难辨认了。直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,当地的乡亲们才知道他们失去了一位无比可亲可敬的乡贤能人。



德州扒鸡文博馆:舌尖上的旅程

□牛国栋

德州扒鸡我吃过无数次,但生产扒鸡的现代化工厂仍令我好奇。尤其听说2008年德州扒鸡生产企业中的“龙头老大”德州扒鸡集团建起一座颇具规模的德州扒鸡文博馆,以一种美食撑起一座3000多平方米的展厅,我更想探个究竟了。

德州扒鸡文博馆位于德州城内扒鸡集团的厂区内,一座古式的牌楼成为文博馆的入口。展馆既是扒鸡的陈列馆,也是厂史馆,分设历史篇、发展篇、成就篇和德宝馆四大展厅。第一展厅一层正中央可看做序厅,一组生动逼真的人物雕塑和工厂大门石墩子、老厂牌等道具,再现了1956年公私合营成立德州扒鸡食品公司时敲锣打鼓、狮子狂舞的热闹场面。当时,同义合扒鸡联营社、德州火车站扒鸡小卖所和肉食经营商会的56位扒鸡传人,一并加入了国营食品公司,并建起了扒鸡加工厂,从而进入了扒鸡生产经营的新时代。人物塑像中还有德州扒鸡传统技艺的代表性人物,如德州扒鸡的创始人贾健才,乾隆年间进宫专侍帝后百官的扒鸡制作高手王宣,放弃烧鸡专攻扒鸡的开明人士韩士功,以及名噪一时的扒鸡老号宝兰斋老掌柜侯宝庆等。

塑像中手拿扒鸡的那位便是贾健才。康熙年间,他在德州西门外大街制作经营烧鸡,一天他有事外出,就嘱咐伙计王小二在煮鸡的灶台里压好火。谁知王小二竟在灶台前睡着了,贾掌柜回来一看,一锅鸡竟煮过了火。师徒二人本想低价出售,可不料这过火的烧鸡竟散发出奇特的异香,人们争相购买,供不应求。后来贾掌柜潜心研究改变工艺,逐渐摸索出这种香鸡的做法。当地一位马秀才便将这种“热中一抖骨肉分,



上世纪50年代德州扒鸡企业公私合营时的欢庆场面。牛国栋摄



运河上人们在船上品尝德州扒鸡。牛国栋摄

异香扑鼻竟袭人”的美味命名为五香脱骨扒鸡。康熙南巡,路经德州去看望其启蒙老师前户部侍郎田雯时,田侍郎“以香鸡菜薯侍驾”,康熙“食之大悦”,连声称赞,从此德州扒鸡成为御用贡品。

展厅二楼,展现在眼前的是德州扒鸡生产流水线的参观走廊,从活鸡宰杀、洗理造型、油炸焖煮、真空包装等整个加工过程让人一目了然。而那个体型硕大却十分

可爱的鸡宝宝,是德州扒鸡集团公司的吉祥物。

第二展厅则以实景和图文展示了鸡作为“五德之禽”的中华文化传统,包括鸡的起源、鸡对人类的贡献以及德州养鸡文化等。古时德州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码头,八方商贾云集,船只载着货物穿梭往来于此。于是德州烧鸡以及后来的扒鸡便成了运河上船客们的最爱。

1912年,津浦铁路全线贯

